

湖西烽火中诞生的抗日中学



时破楼村的湖西抗日中学建校遗址

湖西位于鲁、苏、豫、皖四省结合部，因在山东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以西，故称湖西。同沂蒙一样，湖西也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湖西区是与冀鲁豫区、豫皖苏区齐名的抗日根据地。单县则是湖西区的中心，是湖西区党委、专署、军分区所在地，被誉为“湖西革命的摇篮”。

史料记载，湖西核心区约400公里，曾辖今日的鲁、苏、豫、皖四省结合部的单县、丰县、虞城、成

武、金乡等22个县市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湖西区向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部队输送优秀儿女3万多人，牺牲近万人。

在单县，湖西抗日红色遗产已成为当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近日，笔者采访了年逾古稀的吴良君，其最难忘的记忆与湖西抗日中学相关。

吴良君家住单县时破楼村。吴良君常听乡亲们说，抗战时期，湖西专署曾在时破楼村驻扎

过，时任湖西专员公署专员的李贞乾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村里的男女老幼都认识他，他也喜欢与乡亲们拉呱。

1940年12月，在时破楼村开明地主刘桂强家的大院内，湖西地委、专署创建了抗大式的湖西抗日中学，于1941年3月12日在时破楼村举行了开学典礼，吴良君的二哥吴良贵及王德运、刘瑞涵、李玉启等青年积极分子是第一届毕业生。

《单县志》记载，从建校到新中国成立，湖西抗日中学共招收八届学生，向湖西乃至全国输送了数千名德才兼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秀干部，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湖西专署专员李贞乾兼湖西抗日中学的第一任校长。1942年12月20日，在马桥突围战中，李贞乾壮烈牺牲，专署文教科长杨经元继任校长。

湖西抗日中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对外称大队，指导员任大队长；年级称区队，区队下设班，区队长、班长由学生担任。各区队都没有武装班，配备武器弹药，随时放下书本投入战斗。

湖西抗日中学成立于抗日战争的最艰难时期，办学条件极其艰苦。没有教室，学生席地而坐；没有宿舍，师生借住老乡家；没有课本，老师自己编写；没有黑板，门板上用了用场；没有笔墨，师生用树枝蘸锅灰；学生伙食及部分服装由湖西专署特供，主食是小米，七八个学生围着一只小菜盆吃饭，餐具都是随时向老乡家借的。

面对日伪军的大扫荡，学生游击式的上课也难以维持，被迫采取分散式教学。学校分散到三个相邻的县，学生吃住住在老乡家，老师巡回讲课，路上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李贞乾的女儿李俭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描述湖西抗日中学

转移的情景：一次夜里行军，天上下起瓢泼大雨，一些小同学和女同学体力不支，一次次滑倒泥水里，爬起来再继续走，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就接过小同学和女同学的背包，大家相互扶持着前行……

湖西抗日中学的每个人既是教师、学生也是抗日战士。1943年，学校随专署机关转移到巨野，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师生参加当地麦收，地点是日伪据点南鲁的敌占区。学生们一边抗击敌人，一边抢收麦子，历经半个多月，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到达金乡县时，上级抽调学校部分大龄学生参加麦收。学生魏以伦带领50余名同学连夜奔赴嘉祥县，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因寡不敌众，学生朱增荣、李敬峰壮烈牺牲。

由于居无定所、转战南北，湖西抗日中学在湖西区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抗战胜利后，湖西抗日中学更名为湖西中学，继续为解放战争、国家建设培养优秀人才。如今，在单县、金乡县及江苏省沛县等地，还都有湖西中学，湖西中学还是今日金乡县第一中学的前身。弘扬湖西抗战精神，传承红色文化血脉，一直是湖西中学的教育宗旨，为新时代培养输送了大量的栋梁之材。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湖西抗日中学建校纪念日的3月12日，济宁市金乡县第一中学校在单县时破楼村举行湖西中学建校纪念活动，首次设立了纪念碑。单县湖西中学也在此举办红色教育活动，激励学生奋发学习，立志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

作为在红色文化遗址上长大的吴良君，感慨颇多，欣然著诗一首：“苏鲁豫皖四省边，抗日英雄李贞乾。湖西专署所在地，时破楼村是根源。开创革命根据地，办学育人谱新篇。”文/图 通讯员 刘厚琪

芦墓村

在单县北部的徐寨镇东部7公里处，坐落着一个因“孝子滹墓”而得名的村庄，名曰芦墓村。该村总面积2.20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763平方公里，村落占地0.445万平方米。全村603户，人口1860人，有时、李、张、孟、付、王等姓，均系汉族。

据该村村史记载，村名由来跟村内的李氏族人有关。明洪武年间，李氏族人于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不知过了多少年，李家有一对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以要饭乞讨为生，日子过得寒酸贫苦，儿子非常孝顺，老母上了年纪，病倒卧床不起，儿子煎汤熬夜，不离床前，四邻八舍，赞不绝口。老母去世之后，儿子在坟墓旁搭建草棚，芦席草顶，秸秆圈围，守墓三年。随风吹沙，泥土滹墓，待守墓期满，坟头硕大显眼。三乡五里的过路人颇为赞叹，“孝子滹墓”便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口头之谈，相沿成习。清朝雍正年间，在“滹墓”东南方位立有旗杆，高有丈余，旗面上有“御赐滹墓”字样。得官家认可，此后，村名“滹墓”沿袭至今，后又称芦墓。

据村党支部书记王兆军介绍，经过多次的行政规划，目前的芦墓行政村由芦墓、李垓堆两个自然村组成，归徐寨镇管辖。李垓堆村原名马垓堆，由马氏最早迁此定居建村，因村后有一黑土堆而得名。据《李氏族谱》载：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氏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马氏迁出改名李垓堆。据祖辈口传，早年村民修墙挖土时还曾挖出了半块断石碑，上有“麻垓堆”的字样。五六十年代，打井时还出土过陶俑、盆、罐、碟等陶器，以及铁制兵器。后来单县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了信息采集，鉴定其为商周时代遗址。

据了解，芦墓村有着光荣的历史革命传统。1940年前，马保敬（曹马集人）受党组织委派，秘密潜入芦墓村开展地下工作，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与党的政策，村民李学良、刘保明、高金明、付存玉、李广敏、李如亭、时维寅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芦墓早期共产党员。1943年中共山东省金曹县成立，此后，芦墓村成立了党小组、农教会、妇教会、儿童团，在党组织的带领下，芦墓群众用各种方法与日伪军开展斗争。

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路经单县境内。芦墓村村干部李学良带队，由民工李同等人送去小米、面、军鞋等物资，支援刘邓大军，李学良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李同也光荣牺牲，二人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8年，解放军渡过黄河，单县全境解放。淮海战役打响后，芦墓村出民工支前抬担架，用3辆牛车（太平车）满载小米、面、军鞋等物资支援前方。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被激发起来了，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家家都吃上了白馍馍，菜里也有了鱼肉，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村民笑在脸上，喜在心里，吃粮靠救济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近年来，芦墓村立足实际，发挥优势，大力发展大蒜种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蒜经济，帮助许多村民通过大蒜种植实现增收致富。去年，芦墓村又引进由山东农业大学陈学森教授潜心研究15年的“山农酥”梨品种，目前已种植300余亩。下一步将实现“高校+企业+农户”三位一体的组织模式，采取单元化种植、规模化管理、品牌化营销的策略，良种良法配套，为我市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记者 时苏建 王振宇

红色演艺基地——成武红旗剧院

成武红旗剧院兴建于1974年，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300余平方米，内设1200位座席。红墙红瓦，三层建筑，坐东朝西，门头上方“毛泽东思想万岁”七个红色大字庄重肃穆。建成之始，作为当时成武县唯一一座重要大型文化娱乐设施，除每年承接大型戏剧、歌舞杂技团体演出以及其他文艺汇演外，还是承办全县三干会、党代会、人代会及其他大型重要会议的场所。红旗剧院不仅见证了成武的发展，更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弹指一挥间，时光飞逝30年。在风霜雪雨的岁月侵袭中，红旗剧院屋顶开始漏雨，线路逐步老化，屋外路面雨天时常积水，亟待修缮。

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2005年更换了老化的供电线路，礼堂四周修建了平坦宽阔的水泥路面，同时还维修了剧场排水设施；2006年，县财政拨付专项资金翻修了观众席屋顶，修缮了大门，翻新了门窗；2008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县直各单位发扬无私奉献精神，赠送空调17台，剧场内达到了冬暖夏凉的效果。县财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又多方筹措资金，对剧场内的通风设备进行了修缮，更换了部分老旧座椅，换上了舒适的航空座椅。红旗剧院又成了人人爱来的好地方。

2015年3月，红旗剧院被菏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成武县北部棚户区旧城改造战斗打响。作为“文革”时期的产物，有人曾建议把红旗剧院扒掉，有利于城市规划建设。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却高瞻远瞩，尤其是县委书记崔学民把红旗剧院看作同文亭山、大台、小台、古部大堤、棗星门、成武县衙、吕氏民居、国民女子学校等一样重要的宝贝，认为这是时代的印记，是成武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见证。在北部新城规划建设中，把红旗剧院同其他人文古迹一同整体规划，就像璀璨明珠一样镶嵌在城市肌体里，熠熠生辉，提升了城市品位，规避了“千城一面”的魔咒，凸显了成武水景交融的特色。

2018年6月，红旗剧院又进行了全面修缮，包含更换房顶、整治墙面、粉刷内墙、整修门窗等，本着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意识，保留了历史原貌，还以原有的风貌和风采。

2019年，省市县三级联合购买文化惠民演出工作正式启动。为了让全县人民群众都能欣赏到高水平文艺演出，为城乡群众提供高质量文化服务，在投资80万元对内部基础设施、消防设施等进行整改的基础上，对外部设施进行了提升，安装了防水护栏，进行了整体绿化、建设了仿古高档厕所，修建了休闲广场，规划了百处停车位，一处集演艺、休闲、红色记忆的人文景点跃入眼帘。现在，红旗剧院占据北部新城中心，三面环水，紧邻交通要道永顺路，西连凤凰公园，南望红旗广场，地处部城水街中心，动静悠然。

2020年1月3日，市领导出席，一同观看了首场演出《意大利卢卡百合歌剧院交响乐团2020新年音乐会》，1月10日演出了儿童剧《灰姑娘》。两场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观众爆棚。受疫情影响，目前共演出22场，场场观众爆棚，在全省19处试点县中名列前茅。

2020年12月，成武县红旗剧院被列入山东省革命文物名录；2021年4月，通过了山东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初验。

隋启良



修缮后的红旗剧院



卖棉花

儿歌曰：白棉花，白生生，做个棉袄暖蓬蓬，做个棉裤热烘烘；我穿棉袄去上学，热得小脸红彤彤；我穿棉裤去赶集，身上暖暖不怕风。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刚刚实行生产责任制，把土地分给农户自己种。那时，农家的日子还不富裕，种地用的化肥、农药钱都拿不出来。当时，国家号召种植棉花，收购价格也挺高，一下子激发了农民的种棉热情。

种棉很费工夫。种前要把棉种用水泡透，拌上农药，种时要浇水，谷雨前后正是缺水的时节，人们就到池塘、沟渠中担水，有的用压水井灌满一个大铁桶，拉水到地里播种。棉花从出苗就要打药，不然就会被蚜虫吃掉，等长高些还要打枝杈、打边心、打顶心……几天不拾掇棉花就长疯了，枝叶繁茂就是不坐桃子。等棉花成熟了还要拾棉花，一茬一茬，高高矮矮，累得腰酸腿疼，从种到收五个月时间，时时不得清闲。

不要以为收获了就算大功告成，对农民来说，卖棉也是一大难关。一般每个乡只设一处棉花收购站。种棉的人多，有一户种十几亩，收购站门口卖棉花的车辆能排出一里地，有时卖一次棉花要排两三天，最多的要守着棉车待上一周才能卖掉。等挨到自己，还要过验级、验湿关，验收员根据棉线的长度、色泽确定棉花的级别，级别高价格就高。验收员把棉种放在嘴里咬一下，咯嘣一声的，说明棉花晒干了。如果棉种软绵绵的，发不出响声，说明棉花还没晒干，就要拉回去晒。本来指望棉花卖点钱买点肥料再过一个中秋节的，这下恐怕八月十五也卖不出去了。最怕挨号排队的时候赶上阴天下雨，棉农们就要买块塑料布，把棉花盖起来，人也没处躲，只好躲在棉车下避雨，其中的辛苦，难以言说。

这些年，棉花价格低落，种棉花的人少了，人们大都到外地打工赚钱，再也看不到几里地的棉车长队了。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慕容碑”之谜

张长国

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名著《天龙八部》中，主角之一的慕容复为了复兴燕国引出了不少故事。在成武县文亭街道史庄村，有一通“慕容氏先莹碑”（慕容碑）。据清《成武县志》记载，此为“五代南燕慕容德墓”。慕容德是五代时南燕的开国皇帝，也就是小说中慕容复的祖先，慕容德果真葬在了成武吗？还是另有玄机？

慕容德称帝

在1600多年前的东晋十六国时期，群雄混战，华夏大地出现了二十多个国家。慕容德（336—405），今辽宁义县人，鲜卑族。他的父亲是前燕开国皇帝慕容皝，哥哥是后燕皇帝慕容垂。慕容德英俊魁梧，才华出众。东晋司马桓温北伐时，慕容德曾率兵击败桓温，立下战功。后来，他跟随哥哥慕容垂于384年建立后燕。397年，北魏攻下后燕都城中山，他当时镇守郟城（今河北临漳县一带），抵抗了魏军进攻，但因郟城难以长期固守，慕容德带领百姓迁到了南200里左右的滑台（今河南滑县），自称燕王，建立南燕。399年，滑台被北魏攻占，慕容德向东攻取山东青州、兖州。400年，在青州广固城建国称帝，是为“南燕国”。至此，东晋十六国之一的南燕正式诞生。405年，慕容德去世，时年70岁。据《晋书》记载，为了保密，宫中连夜做了十多口棺材，从四个城门同时抬出，谁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慕容德秘密埋

葬后，对外称葬于东阳陵，据说真墓至今未被发现。从记载来看，慕容德墓在成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当时成武也不是南燕国的属地，这就否定了县志的说法。

“慕容碑”为何在成武

据记载，“慕容碑”碑文是元代翰林学士欧阳玄（县志错记为欧阳元）所写。此人是元代文学家，湖南浏阳人。1315年考中进士，为官40余年六入翰林，名重一时，人称“一代宗师”。这样一个大名人为什么会给慕容氏写碑文？通过碑文可知。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慕容氏后人慕容章进阶战略将军（从五品），时年86岁，与欧阳玄同朝为官。故而有相当的身份和地位邀请他来写碑文。慕容氏在金代已经失掉家谱，祖上姓名已不可考。慕容章的高祖世代居住归德（今河南商丘），有三个儿子，老大慕容大郎和老二慕容二郎迁居新乡县，老三慕容三郎的儿子慕容丙迁曹州城武县西的南魏村。慕容章是慕容丙儿子慕容芝的次子，在淮安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提举司提举任上非常称职，被皇帝赐予金币，晋升战略将军。慕容章看到迁到新乡的慕容氏后代做官后修坟祭祖，给祖上修了碑，而自己做官后还没有给祖上立碑，感觉十分欠缺，才有此举。因此，此碑是慕容章为祖父慕容丙所立的，而不是像清代县志所记的“慕容大郎立碑叙之”。而现在，当地已没有了慕容

这个姓氏。

“慕容碑”轶事

清代县志为何把慕容丙的墓说成是皇帝慕容德的墓，并且出现多处错误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名人效应”的问题。成武没有名山大川，有个皇帝墓可增强知名度，反正没人知道这位皇帝葬在何处，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谁也无法否定这个说法。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慕容碑体量巨大，厚43厘米，宽106厘米，现地面上约有一米多高的碑身，其余因洪水和重量原因淤于地下，据推测，该碑高度应在三米半左右。这块石料是济宁羊山有名的蛤蟆籽青石，因石质好，书法好被称为“双绝碑”。慕容德墓在成武，这种说法以讹传讹，又加上书法家欧阳玄的亲笔书写，此碑建成后，不少人不远百里前来观碑拓碑，人山人海，络绎不绝。据说，南魏村一个卖茶水的都因此发了一笔小财。但成武的县尹却叫苦不迭。因为当时的不少官员也掺和进来，打着瞻碑的名义来游山玩水，县尹还要陪同招待，费钱费力。后



慕容氏先莹碑

来，此碑被人毁损，又逐渐淤积地下，碑下才清静了。

关于翰林学士欧阳玄，他在碑文中有“惟德是将”一词，这让不少人难以解释。但经笔者考证，此词来源于宋真宗的一首诗。意思是现在是以德治天下的时候，我沐浴后选吉日遵从您的请求办这件事（写了这篇文章）。由此，可以知道欧阳玄广博的学问，他的书法与文章受人推崇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不用说他写的碑文了。



回到历史深处